

# 苏东海的美育意识

Su Donghai's Consciousnes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孙 郁

Sun Yu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内容提要:** 苏东海是新中国博物馆研究的拓荒者。源于他丰富的教育背景及民国美育思想的影响, 美育观念深潜于他对博物馆的思考中, 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东海的美育意识主要体现在情感论和价值论方面, 其表述可归结为情感体验、警惕技术主义、形而上的愉悦感和崇高感的培养等几点。

**关键词:** 苏东海 博物馆 美育 情感

**Abstract:** Su Donghai is a pioneer in the research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useum. Originated from his rich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 influe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 thinking on the museum, the concep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 basic and important part of his academic thought. Su Donghai's aesthetic education consciousnes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emotion theory and value theory. Its express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emotional experience, vigilance against technicalism, metaphysical pleasure and sublimity, etc.

**Key Words:** Su Donghai; museum; aesthetic education; emotion

相对于历史学研究, 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历史较短, 但涉及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十分驳杂, 有着跨学科的内涵。笔者多年前阅读苏东海先生论文集, 发现博物馆学的空间如此开阔, 其间的基本问题, 在他那里获得了一种哲学式的表达。那些关于博物馆建设的诸多思考延伸在很深的精神领域, 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被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现实性里透出远瞻性, 探索中的困惑、自信、锐气都在文字中有所显示。

中国博物馆界向来是经验表述多于对于理论凝视, 许多工作未能被理论之光所照耀。有一段时间, 对于文物保护与研究, 积累的思想资源有限, 大量问题未能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苏东海先生从自己的工作经验出发, 吸收文史哲等领域的思想, 以博物馆基本问题为研究对象, 在纵横交错的现象面前追问思考, 深入摸索, 探索建立属于中国气派的学术模式。他的许多工作都是有开创性

的，这个新兴的学科也因其努力而发出有分量的声音。

## 一、苏东海美育意识之缘起

一定意义上说，苏东海的学术思考基于自己丰富的教育背景，他早期受过较好的哲学思考训练，进入文物界后，发挥了这一专长。视点在文物的搜集、保管、展陈里，但又能上升为一种文化思考。他对于古代遗产的理解是立体化的，从大的文化环境考察文物价值，又能以历史眼光审视各类遗迹的精神隐含、存在与本质、物质与精神、价值与信仰等话题。这些话题在博物馆中以另类的方式呈现着，他不仅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些元素，并活用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使文化遗产研究有了特指性。

在诸多思考里，他的美育观念是其学术模式的底色之一。这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的部分，其严明理论思维中有温度的地方，也恰在这里。不过这一理念是隐含在其学术思考的边缘地带，并未被广泛注意。由这个层面的话题进入其世界，当能看到他人文情怀的基本脉络。

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苏东海是胡适的学生，胡适任校长期间，北大正是学潮汹涌、学术纷争的年月，他对于校长的风格是略知一二的。细细品味他的文章，可以感到北大精神对他影响之深。不过他不是自由主义知识人，20世纪40年代末就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且具有包容性，从论文里可以发现，偶涉及蔡元培、鲁迅的名字，对于京派学人钱玄同、刘半农的思想也有所涉猎。前辈的思想也影响了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北大的传统是古今中外的联通，自由而多元，就史学来说，有新史学与考古学传统，文学方面则是六朝遗风与域外辞章的引用。而就思想来说，美育观念曾深深吸引了他。他对于蔡元培、鲁迅、朱光潜、宗白华颇为熟悉，那些前辈诸多思想在他的文字里偶能看到。在思考文化遗产的问题时，美育作为一种资源，一定程度辐射到了其文明批评的尺度里。

美育是蔡元培最先提出的，旨在提升国民诗意的感受，以此代替宗教，启蒙国民。“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sup>[1]</sup>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受德国康德影响很大，他在阐释自己的思想时，注重道德思想之外的超逸之美、人性之尊严、陶冶人之情操。落实到博物馆事业，他认为要建立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博物学陈列所，其中不可忽略的是美的精神。受其影响，最早博物馆建设中，就与美育意识密不可分。1913年，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就再现了蔡元培某些理念，将博物馆的功能与审美联系起来，强调文物保护与陈列工作中的精神价值。

美术之用，大者既得三事，而本有之目的，又在与人以享乐，则实践此目的之方术，自必在于播布。播布云者，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sup>[1]52</sup>

鲁迅在文章中特别提及博物馆建设工作，其中论及文物保护事宜，较为具体：

著名之建筑 伽蓝宫殿，古者多以宗教或帝王之威力，令国人成之；故时世既迁，不能更见，所当保存，无令毁坏。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瞻游步之所。

碑碣 椎拓既多，日就漫漶，当申禁令，俾得长存。

壁画及造像 梵刹及神祠中有之，间或出于名手。近时假破除迷信为名，任意毁坏，当考核作手，指定保存。

林野 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sup>[2]53</sup>

这里一个重要思路是，在文物展示中，除了还原历史价值外，还不忘古文明的诗意之光。将时光深处的灵动而有想象力的东西转换为今人思想的一部分。蔡元培与鲁迅在许多场合讲述过诗化的存在对于今人的意义，这些在早期博物馆建设中，都显

得意味深长。苏东海先生特别珍视这些思想遗产，认为在新中国的文物工作中，这些闪光的思想对于人们不无启示意义。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知识人之所以提出美育代宗教之说，乃因为国人思想被儒家实用意识所囿，未能从功利之途走出，精神是单一的。爱、诚、美，是可以使凝固意识化解的一种源泉，那些沉睡的旧物因之被唤醒起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百姓被专制文化驯化过程，失去自由思考的能力，许多美的精神被抑制和转化成了别的形态。京剧中的儒教思想，小说背后的道教精神，书画中的佛家意识，还未能伸展到现代性的语境里。这些都需要以今人的眼光重新打量、研究，以期带来新的诗学感受，和创造新思想的可能。

民国期间，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都有许多艺术类的展示。从事文物研究的专家中，诗文基础甚好，有的是不俗的艺术家。从1929年1月27日《申报》所刊《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征集出品细则》中看，展览品包括金石、建筑、美术工艺（包括织绣、乐器、瓷器、漆器、玻璃器、牙器、金玉器等等）。这里贯穿着一种现代审美的趣味和理想，历史研究与诗学精神是交织在一起的。多年后谈及博物馆理念时，苏东海先生谈及了彼时的气象：

近代美育概念传入我国较晚，直至20世纪初才由王国维、蔡元培介绍给国人。蔡元培更对博物馆美育大力提倡。但是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20世纪我国博物馆的美育并未提上日程。博物馆的美育资源并未得到充分享用。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对丑恶的厌恶与批判，也引起美的觉醒。博物馆、美术馆的观众多起来了，但是人的美的情趣、美的欣赏能力是一个需要长期培养的过程，甚至终生都在不断提升中。因此有识之士又在重提“人生艺术化”。“人生艺术化”的口号是19世纪唯美主义者提出的，以提高生活的物质美为目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为代表发起的“生活艺术化”运动，则更深一层，以提高精神与心灵美的追求为目标。人生

艺术化在当前技术主义、物质主义盛行中的再提出，确实是有现实意义的。博物馆是终身教育的大课堂，也是“人生艺术化”的大课堂，是大众美育的大课堂。<sup>[3]</sup>

在博物馆中如何运用美育观念，民国的知识人也曾摸索过一些经验。考察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与活动，审美元素占了相当的地位。鲁迅、陈师曾、马衡、郑振铎对于古代遗产的展示都带着自己独特眼光，传统审美的思想与域外思潮得以兼顾，文化遗产研究中诗意的背景若隐若现。苏东海的学术研究是有这个背景的，这些影响了后来的学术思想。历史眼光里的诗学之影，衬托出一种精神品格。文与史，有时是不能分开的。

## 二、苏东海美育意识之表现

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播，其实隐含着一种价值取向和人文情怀。历史深处的遗存要被还原出来，除了思想判断外，还有审美判断。文物如何陈列，既要尊重历史原貌，陈列空间的设计也涉及美的精神。苏东海在论文中十分关切这些现象，也有过多样表述，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情感体验。人们到博物馆来，既是吸收历史知识的过程，也有情感体验过程。博物馆如何成为陶冶情操的平台，有相当的空间。苏东海将此分为原始情感和藏品情感，《博物馆情感初论》一文说：“物的原始情感来自生活、来自历史，但自在的情感物进入博物馆则需要很专业的挑选。不是任何情感都能进入博物馆，只有经过专家委员会的鉴选，把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挑选出来予以收藏。”<sup>[3]145</sup>

情感有价值的态度，也含有审美之意。陈列展览与文物里的思想传播，都在一定思想的暗示和指导下进行。苏东海看到主观意识对于博物馆工作的影响力，健康的与明快的诗意之思，往往能够深化主题的展示。情感的元素与认识论、知识论、有形遗产、无形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有着巨大的覆盖力，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人应当渐渐养成这种审

美习惯。没有情感投射的文物陈列与展出，色调往往是呆板的。

其二是警惕技术主义。博物馆热带来展陈的变化，其中主要是技术元素增多。陈列中多一些技术手段是一种进化，但必须有一种度。苏东海在《博物馆、博物馆学：警惕技术主义》中批评了泛技术化的思想，以为破坏了思想表达的效果<sup>[4]</sup>。技术不能代替美，自然、朴素和适当的衬托，效果可能更好。这里关键是对文物的理解，离开文物本体来面对观众，都是一种思想的偏离。海德格尔就批评现代社会的技术的滥用，认为诗意的栖息对于今人是重要的选择。这与康德的某些思想比较接近，康德在《实用人类学》里就指出日常行为中，精神与鉴赏的不同作用：“精神和鉴赏，前者是要创造理念，后者是要为了与生产性的想象力的法则相适合的形式而限制这些理念，并这样来源始地（并非模仿地）塑造（fingendi）它们。”<sup>[5]</sup>

现代博物馆理论摄取了康德这一思想，美国探索馆创建人弗兰克·奥本海默就强调了博物馆陈列中的艺术之美<sup>[6]</sup>，伦敦杰佛雷博物馆馆长莫利·哈里森认为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目的之一是以艺术的方式提高观众欣赏水平<sup>[7]</sup>，美国学者弗里门·狄尔丹《解释我们的遗产》一书对于心理感觉的论述，也涉及此类话题<sup>[8]</sup>。苏东海的学术思想与上述诸人交叉的地方，也看出了其视野的开阔性。他特别注意世界各国的理论动态，由此吸收其间的思想养分，又能以中国具体实际消化整理，参照其间思想，形成自己的言说方式。

其三是形而上的愉悦感和崇高感的培养。进入博物馆，如何从物的层面，提升崇高感与爱国精神，也是一种考验。这与其说是说教的力量，不如说也是审美中的崇高感。思考的愉悦里，也有审美的愉悦。关于文物的精神价值与审美价值，国际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文物的价值是主观赋予的，但苏东海却以为价值是一种发现，遗迹本身已经存在，是人发现了它，而非简单地赋予了它一种内涵，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吻合的。

“我认为遗产价值既是价值客体固有的，又是价值

主体赋予的，遗产价值的实现必须是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统一。价值主体没有认识价值客体的价值时，价值是潜在于客体之中的，当价值主体发现价值客体的价值时，价值主客体就统一了，价值就显现出来了。”<sup>[9]</sup>

这里有苏东海认知世界的逻辑点，也是其博物馆理论的方法论的体现。既显示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现代人文精神的闪光。美育精神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应当放到一个更为丰富的语境里，才能体现其非同寻常的价值。在讨论生态博物馆建设与革命博物馆、美术馆建设的时候，他的这一思路也显得极为明晰。由此也可以发现，苏东海对于博物馆理论的研究，有很多的知识准备，他由现象到本质的描述过程，带有很强的哲学思维的内在之力。

如何提高博物馆的科学研究，苏东海的思考涉猎很广，成果可观。一百多年来，中国博物馆学从无到有，经历了多个阶段，其中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建设，苏东海先生大多都经历过，是这个学科发生、发展的见证人。博物馆研究的理念受时代的影响，但也有超越时代的话题。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影响，知识界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型。但这个过程也有内部的争论。比如，1956年的时候，人们就“收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产和自然标本”“科学研究”“文化教育”谁更重要问题，有过不同的看法。那一年郑振铎先生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总结报告（提纲）》中，谈到了三者辩证的关系，特别提出了科学研究眼光的重要性：“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就在于博物馆的科学研究不能离开它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收藏文物、标本工作。而且，在采访、收集、考古发掘工作里，在整理、鉴定、度量、保管的工作里，在陈列、说明的工作里，哪一个工作是不需要科学研究的？而科学研究保证了文化教育工作的质量。”<sup>[10]327</sup>

如此重视博物馆领域学术思维的重要性，是博物馆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所决定的。古老的遗存要被世人理解，必须以精神之光照亮那些旧物。郑振铎在《给“古董”以新的生命》一文中，其实强调

了思想与美育的重要性，“历代的文物是中国人民的最高的艺术的创作，足以表现民族文化的最可夸耀的成就”<sup>[10]79</sup>。博物馆工作不能离开的就是这种艺术底色。在《让古人为今人服务》一文里，特别强调了时代精神的重要性。认为“从事考古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清楚，我们不是为了古代，为了古人，或者为了古的文物和古典文学而工作的”<sup>[10]386</sup>。从今人角度思考博物馆的工作性质，自然带有强烈的时代意识。这其实也是主观精神的一种投射。郑振铎在基本问题上，打开了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思路。

显然，苏东海的一些探究是受到郑振铎的影响的，对于其文物思想较为了解。他自己也承传了那代人的某些精神。不过，郑振铎的博物馆理念受制于时代语境，古为今用的意识是主要的。到了苏东海这里，不仅继承了郑振铎的思想，也承接了五四学人以及西方学界的某些成果，时空更为开阔了。郑振铎那代人经历了新旧文化洗礼，又面临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繁重任务，还不能从更为细致的层面考虑文物与博物馆工作的具体内含。苏东海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一种新的环境资源，有了深入思考博物馆工作的可能。我们从他的诸多文字间，能够感到时代的学术风气，也看到了郑振铎等老一代人的精神遗风。

在整个博物馆研究思路里，苏东海从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价值论等几个方面，深入表述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其中情感论与价值论属于美育范畴的一部分，这在苏东海博物馆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博物馆物论》一文中，他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博物馆理论的基本元素，整体体现了自己的一种学术理念。在涉及审美意识的时候写道：“英国一位文化学者说，到博物馆就要看外边看不到的东西。这句话可以引申一步，到博物馆就是要体验外边体验不到的情感。博物馆物的美和美的情感的生成，也是如此。也都是依托在真实的物上，也都是沿着博物馆的认识路线发展的。从感性的美到理性的美，从物的美到心灵的美，走向不断深化的美感历程。”<sup>[11]</sup>

因为这种理念，苏东海一直关注各种大型的基本陈列形式与内容结合的难题，对于陈列设计、表述逻辑和色彩的勾勒，颇为敏感。而且，一直研究世界各国同行对于博物馆美学的各类描述。这里涉及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问题，也牵连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在美育方面，他的言说明显带有老北大的传统，能够自如运用京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中国文化特色出发打量内在玄机。既吸收西方学术的亮点，又能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新路。以诗学的温暖将博物馆建设人性化、个性化，这是他思想十分可贵的地方。

### 三、余论

美育在今天已经被更为现代性的审美概念所取代，很少被人提及。不过其内在隐含对于今人不无意义。博物馆展陈品的选择、陈列方案的构思、展览大厅的色调，以及宣传里的内涵，都需要一种底色的衬托，需要有想象力的设计者出现。博物馆的馆长，一定程度也像是舞台导演一样，调动一切存在，聚焦于主题之中。每一次新的展览的推出，都是对于新的精神之峰的攀援。无数遗产被激活的时候，连带的就有美的意蕴。物之美、人之美可以支撑出思想之美。文化遗产的肃穆与伟大，也融在美的精神之河里。有学者指出，美育是一种创造教育，“第一是解放无意识，保障自发性”，“第二是发展心灵的独创性”，“第三是促进直觉能力的发展”<sup>[12]</sup>。博物馆教育里，其实离不开的也有这种创造性的功能。

大凡有创见的思想者，内心无不带有爱意。苏东海身上就有着动人的思想之光，是从幽暗处闪动光泽的人，以自己的燃烧，照亮了精神的诸多暗区。他一生的思考，打开了无数扇门，让文明之光进入到时光的深处，历史之径便明晰起来。

总体说来，苏东海的博物馆理论是建立在中国问题基础上的一种思想逾越，一方面珍视祖先的丰富遗产，另一方面对于文物保护与研究、展示存在的问题深表忧虑。他深味国人认知的盲区与审美

的盲区何在，不断挑战着人们庸常的思维。可以看到，苏东海不是纸上谈兵的学者，一方面，对于各地的考古现状与博物馆现状有深入了解，一些话题来自于社会的实践，另一方面，又能跳出现实的表面，将文史哲的要义与历史遗物的思考结合起来，

思想是超然于象外的。他的美育思想，有着五四以来知识人的价值承担，也有着重审文明的梦想。其论述所以被后人念念不忘，与其内在的精神之美不无关系。

#### 参考文献

- [1] 蔡元培.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 蔡元培卷[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 125.
- [2] 鲁迅. 鲁迅全集: 第八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 苏东海. 博物馆情感初论[M]//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 [4] 苏东海. 博物馆、博物馆学: 警惕技术主义[M]//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113-115.
- [5]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 第7卷: 学科之争、实用人类学[M]. 李秋零,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40.
- [6] 苏东海. 1991年中国研究者论点18条 外国研究者论点8条[M]//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321.
- [7] 苏东海. 1988年中国研究者论点21条 外国研究者论点13条[M]//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258.
- [8] 苏东海. 1990年中国研究者论点17条 外国研究者论点12条[M]//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305.
- [9] 苏东海. 物质文化遗产的形而上思考[M]//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93-94.
- [10] 郑振铎. 郑振铎文博文集[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 [11] 苏东海. 博物馆物论[M]//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二).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40.
- [12] 杜卫. 美育三义[J]. 文艺研究, 2016(11).